

《二月二》 张朝曦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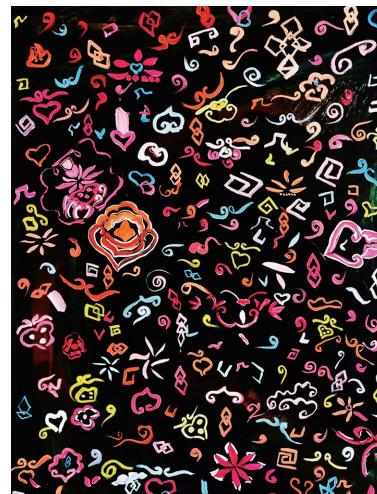


农历二月初二，一个吉祥喜庆的日子。这一天，也是我母亲的生日。照村里人的说法，我母亲在农历虎年就满一百岁了，我的家，目前是太原武家庄这个三千余人的大村中唯一传统意义上的五世同堂大家庭，母亲是全村人公认的长寿的健康老人。进入兔年以后，母亲101岁的生日到了。这一天，文艺活动和烟火燃放的主场，就在与我村近在咫尺的晋阳湖，全家人欣喜万分。

武家庄历来有好闹红火的传统。今年的二月二，村里就有旱船、腰鼓、大头娃及甩龙四支队伍参演。傍晚时分，我帮母亲穿戴整齐出门“看热闹”。晚8时许，晋阳湖上空的烟花正点绽放，夜空中，一

会儿有金黄的菊花蓬勃怒放，一会儿有雪白的瀑布飞流直下，一会儿如银蛇狂舞，一会儿如天女散花……在近处亮如白昼的路灯和稍远处黑黝黝绿植的映衬下，半个天空立时变得如梦如幻、多姿多彩。十来分钟后，我俯身对母亲说：“我到坝堰上圪转一下！”待母亲“嗯”了一声后，我踱步出门，才发现门前的沿岸快速路上，密密麻麻停满了车。瞅空当拍了两段烟花视频后，匆匆返回母亲身边。她老人家全神贯注并未注意到我回来。我大声对母亲说：“好看吧，大家都在为你过生日哩！”母亲高兴地连说几个“好”！

彼时，南半空依然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郝妙海



纳玉 书



连载

龙抬头梦想绽放

除署名外，绘画作者为王亚中
王晰 李冬梅 李薇垚

“笑语喧哗，与昨日情绪大不相同！”之后的四天，他们均在这一片有可能是禹都的区域或调查或钻探。日后的徐旭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有对这一遗址的详细描述：

告成镇周围有土寨，公路过东门外；出西门半里余到五渡河，过河约半公里就到八方村。地势北高南下。遗址在五渡河西，八方村东，颍水北岸上，南沿经颍水侵蚀。告成镇内也见古陶片。八方村内见汉砖不少，村西路北有一汉代券墓。遗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我们在此遗址内钻探了十二孔：十一在大路北，一在路南。知道文化堆积最厚的地方，约在三米左右，三米以下即为沙土或生土。有的地方也见红烧土。根据地面对

调查及钻探的材料，我们初步认为东部似以龙山为主，兼有早商遗物；西部似以仰韶为主。但东西均兼有仰韶、龙山的陶片。采集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锛。陶器有龙山鼎足、罐口沿及底、杯、豆、碗、盆，纹饰有方格纹、篮纹、绳纹、附加堆纹。仰韶有钵、罐、鼎足。纹饰有彩陶、划纹、方格纹。早商有罐及鬲。

“告成八方间遗址”，1996年被国务院正式定名为“王城岗龙山遗址”。关于一个遗址先后出现的几个命名问题，二里头考古发掘队第四任队长许宏不无挖苦地说：“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为符合这一历史推



45

苏华著

■ 作家出版社

《大禹禹都》节选

想，发掘者的报告中甚至更改了地名。”接着他引述了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何新年在其所著《行走中原》一书中所讲“告成八方间遗址”变成“王城岗遗址”的原委：“最早它的名字并不叫王城岗。1955年文物部门在这里调查

发现是处古文化遗址时，称之为‘告成八方遗址’。197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河南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时，称之为‘告成遗址’。1983年发现岗上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并且认为这座城址很有可能就是禹都阳城时，便又把‘告成遗址’改成了‘王城岗遗址’。其实，当地群众原来是把这块土岗俗称为‘望城岗’的。所谓望城岗，是说站在岗上朝东北和东南方向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嵩山脚下的告成镇和古阳城，还没敢想得太远。”为什么非要用王城岗命名？许宏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著的《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一书中找出了答案：该遗址发掘报告的作者推定王城岗城址即夏都阳城的理由之一是：“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所在地的‘王城岗’及西北方‘王岭尖’这两个地名，是当地群众久传下来的以‘王’字命名的古老地名。从已发掘出来的王城岗龙山二期的城址范围看，正好和群众传说的‘王城岗’的大小相一致。所以，估计就是夏代阳城遗址大致不误。”最有意思的是，许宏用事实和笑话揭露了想“以名证史”的“不雅训”：“禹都阳城”说法一问世，就招来一片质疑声。学界坊间传播甚广的一句笑谈是：王城岗，有人说是阳城，有人说是羊圈。这指的是王城岗小城的规模，仅大致相当于一座现代足球场，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城的发现，似乎又为‘禹都阳城’说增加了证据。目前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朝曦作